



# 谍海少将

付 荻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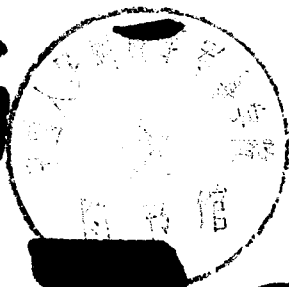
# 将少海谋



2 034 8843 0

付 荻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

**谍海少将**

**傅 荻著**

**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**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**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**

**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**

◆

**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**

**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61,000册**

**书号：10355·234 定价：0.95元**

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海礁孤影.....       | 1   |
| 二  | 总统府的决策会议.....   | 3   |
| 三  | 督导官夜查情报局.....   | 16  |
| 四  | “蛙人”训练队的枪声..... | 22  |
| 五  | 秋海棠妓院.....      | 28  |
| 六  | 海狼艇上的幽灵.....    | 34  |
| 七  | 《游子吟》引起的思念..... | 38  |
| 八  | 哈哈厅风波.....      | 45  |
| 九  | 夫人棋高一着.....     | 53  |
| 十  | 血洗白云港.....      | 59  |
| 十一 | 密室里的阴谋.....     | 71  |
| 十二 | 老将军悲泪和弦.....    | 78  |
| 十三 | 密林中的刺客.....     | 85  |
| 十四 | 督导官遭贬.....      | 98  |
| 十五 | 沦落人的恋情.....     | 106 |
| 十六 | 洞房里的窃听器.....    | 119 |
| 十七 | 临危受命.....       | 131 |
| 十八 | 震撼心灵的冲击波.....   | 139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九  | 裴山强喜得密令..... | 151 |
| 二十  | 飞鸿传情.....    | 157 |
| 二十一 | 鹿死谁手? .....  | 171 |
|     | 尾    声.....  | 176 |

## 一 海礁孤影

一九六二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白云市市郊渔村又迎来了一个晴朗的黎明。夜幕刚刚从海面上收起，无数条金丝就射出了东方的海平面，俄顷，波平如镜的海面上，露出了旭日的小半个脸，顿时，把海天相接处染成一片桔红。万道霞光，如咽似血；瑞气袅袅，烟波浩淼。千万个旖旎的光斑在雾霭中闪动，数不清的水鸟在水气中穿行。此刻的白云海面，好一副绚丽璀璨，色彩斑斓的景象！

“咕——咕嘟！”海螺号在渔村吹响。螺号声就是出海的命令。沉寂了一夜的渔村霎时喧腾起来。渔民们身背钢枪，纷纷跑出家门，涌向停泊着渔船的小码头。一艘艘渔轮发动了马达，一只只三桅木驳升起了风帆。渔民在船上船下紧张地做着出海前的各种准备：检查渔网、收起缆绳，把淡水灌进皮囊……

“咕——咕嘟！”又是一阵嘹亮的螺号声。

一霎那间，万船齐发，直奔大海。此时，岸上前来送行的姑娘、大嫂子们齐声吹响小螺号，一时间，沙滩上、渔船上螺号齐鸣，“咕——嘟嘟”的号声在海洋上空回响，场面十分壮观。

渔船刚驶出码头，解放军的四艘炮艇快速开来，战士们

在艇上向渔民挥手致意，渔民们则擂响锣鼓，燃放鞭炮相迎。自从年初蒋军叫嚣反攻大陆以来，解放军的舰艇就为渔民捕鱼护航，只要白云市渔民出海，解放军的舰艇就一定出动，在渔场四周游弋警戒，以防蒋军和海匪袭扰。

就在炮艇和渔船编队奔向渔场的时候，海岸边的一块大礁石上出现了一个女人。她叫郎素芬，是白云市商业局会计，今年五十岁。她身材颀长，皮肤白皙，瓜子型的脸庞上有着—对深沉的眼睛。高耸的鼻梁和凹陷的眼窝，使她很有点欧美女人的风采，丰满的胸围，线条匀称的身型、少有皱纹的脸颊，依稀可辨青春年华时的神韵。要不是商业局档案上记着她的准确年龄，大概谁也不相信她已是五旬之人了。

“她又来了！”沙滩上的渔村姑娘一眼就认出了她，“她过年过节总来，还总是站在这块礁石上，怎么回事？”姑娘们七嘴八舌，纷纷向她站立的礁石走过来。

郎素芬双手捧在胸前，脸色呆滞，一动不动，忧郁的眸波眺望着大海深处。海风撩动了她身上的丹青色旗袍，也搅动了她的一腔苦水，一汪泪水慢慢地溢了出来。

“她又哭了！”

“她怎么每次都对着海哭？”

“哎，大概有亲人死在海里。也怪可怜的！”

姑娘们交头接耳，轻声议论。

郎素芬昂起头，长叹一声，用手拭去脸上的泪痕，凄凉地小声念道：“红叶黄花秋意晚，千里念行客。飞云过尽，归鸿无信，何处寄书得？泪弹不尽归窗滴，就砚旋研墨。渐写到别来，此情深处，红笺为无色。”

一个胖姑娘问身旁的同伴：“她念的是诗？”

“好象是。”一个剪短发的姑娘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胖姑娘好奇地追问。

“谁知道！”短发姑娘莞尔一笑。

是呀，郎素芬的心事深埋胸廓，旁人又怎能知晓呢？

## 二 总统府的决策会议

清晨，东方刚抹上一层亮色，台北士林总统府四周的街道就戒了严，那些受过特殊训练、头戴钢盔、身佩短枪匕首、体魄魁梧的总统府卫士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不准一个行人走近总统府的大门。

七点许，奔驰、吉姆、雪铁龙等型号的小轿车从各条公路向总统府驶来，经总统府卫队长调度，井然有序地进了总统府的大门。

蒋介石的私人情报官、国防部情报督导雷玉晃少将乘着一辆碧绿色的小轿车，驶到了总统府门前，值班卫士对这辆车十分熟悉，手中绿旗一摆，让它优先开了进去，而停在两旁等待进府的一些轿车里，坐的却是海陆空军的要员，他们的军衔虽然都比雷玉晃高，但都不能享受他这种特殊待遇。

进了总统府，就是一条笔直的水泥路，直通总统府会议室，等雷玉晃的车开到会议室时，门口已停了一溜小轿车，一个卫士赶忙跑过来，手中的绿旗向另一条水泥路一挥，竟让雷玉晃的车停在了总统休息室外边的林荫长廊里，这种破格的照顾，恐怕别的三星上将也难得到。

卫士把车门拉开，雷玉晃走出车来，脚往地上一站，就

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采：一米八二的身躯板结硬实，线条粗犷、棱角分明的脸上傲气浮荡，再配上一身裁剪考究、制作精致的将军服，使他更显得高大魁伟。

看来，他是总统府的常客，无需卫士引路，便径自穿过林荫长廊和望乡楼，进了会议室。

这个会议室是专供蒋介石和党政军要员开会用的，面积很大，摆设不多。除了几十张桌子和茶几外，别无它物。国民党逃台后，蒋介石决心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，从他做起，任何大员都要戒浮华、淫秽、贪财。在这个经常和要员聚会的地方，他率先做出样子，里面既不搞西洋的珠光宝气、富丽堂皇，也不搞中国的古色古香，雕龙塑凤。一切从简从朴，长条会议桌上铺的蓝花格台布就是显眼物了。

靠近主持人位置两边的椅子上，全都坐上了上将军官。雷玉晃生性孤僻，不愿和他们寒暄，就近找了个角落坐下了。他那因职业缘故而养成的审视人的目光，开始在会议室里移动，在一个个将军的脸上滑过。

此时的会议室，虽然还不到开会的时间，但也无人高声喧哗，只有几个将军望着墙上挂的南京中山陵照片，指手画脚地交谈着。

“照片旁的对联是新写的吧？”P市中将司令官问。

“好象是。以前来开会可没见过。”金门防区的一个少将师长说。

“上联是：卧薪方尝勾践胆。”P市中将摸着嘴上的八字胡，一字一吐。

A市三军总司令、白白胖胖的俞国龙上将赶忙接上：

“下联是：烧石欲补女娲天。”

“横批是：还我河山！”三位将军异口同声。

“好！妙！”P市中将微摇着光头，赞不绝口。“俞总座，你可知这副对联出自谁手？”

“老弟是想考我？”俞国龙狡黠地眨眨眼睛，似笑非笑。

“哪能哩！真不知！”P市中将认真地说。

“如此说来，老弟也真太寡闻了！难道这副有名的对联出自总裁之手都不知？”俞国龙话尾的那个“知”音，在空中飘飘忽忽地转了三个半圈才消失。

中将的脸色一阵红、一阵白，讪讪一笑：“我的防区远离台北，总统府内的事哪有老兄知道得多。难怪这副对联龙飞凤舞，却原来是总裁手书，当然妙哉至极罗！”

拍蒋介石的马屁，俞国龙向来是不甘落后的，他有意拔高了调门，意在让四周的人听见，“总裁绝非凡人，这手毛笔字除了他，我等谁能写出来？！”

他的话立即得到几个将军的赞和，“写不出！确实写不出！”

金门防区少将师长轻叹一声，十二分崇敬地说：“总裁把还我河山常挂在怀，偌大年纪还在为党国大业、三民主义日夜操劳，我等如不鞠躬尽瘁，呕心沥血，将来有何面目去见国父……”他低下头，掏出手绢按按发红的眼眶。

少将这几句毫不做作、出自肺腑的话语，深深地打动了邻座的几个老将军的心，与会者中间传出了歔歔声。人们几乎全都望着中山陵的照片，会议室里一片肃穆庄重的气氛。

“总统到——！”室外卫士一声叫。

雷玉晃侧目看看手表，八点正。老头子分秒不差地来到

会议室，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说明今天会议的重要性。

出现在将军们面前的蒋介石，穿着丹士林绸长袍，泛青的头上戴一顶宽边黑礼帽。他的这身毫无军事色彩的装着，使将军们的脸上无不挂上了一个问号。

蒋介石脱下礼帽，微微一笑，有神的眸珠向与会者扫了一遍，把将军们的愕然脸色尽收眼底。他双手一按，示意大家坐下。将军们见总统坐定了，才一个个落座，昂首挺胸，等待老头子的开场白。

蒋介石双手打拱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诸位将军久违了！久违了！”

老头子少有的好气色，使将军们受到鼓舞。但他这句轻松悠闲的客套话却起码让将军们的脑细胞愕然了五秒钟。雷玉晃目不转睛地望着蒋介石，心尖上挂上了好几个疑问：不是通知开军事会议么，总统为什么穿便服？以前开作战会议，老头子可从来是板着面孔的，今日为什么却满面春风，态度随和？总裁究竟搞的什么名堂？……

在与会的将军中，有雷玉晃这种想法的，绝不乏其人，就看那一张张诧异的脸，一双双瞪大的眼，就足以证明蒋介石的神态话语把他们搞懵了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俺，我们要开一个礼拜的陆海空、警宪特联席会议。”说到这里，蒋介石有意停顿了一下，精灵的眸子又扫了一下会场，突然哈哈一笑：“看，一个礼拜的会期把各位紧张得脸布阴云喽！不要嫌长嘛！我向来提倡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可这次会议，事关重大，非一个礼拜不可！不过，今天上午，我请大家看戏！俺！”“俺”不离口，已成他谈吐的一大特点。

“看戏？”俞国龙禁不住小声嘟哝了一句。他右手摸着耳根，怀疑自己的听觉是不是出了毛病。

将军们中出现了一阵骚动，人们纷纷低声议论，搞不清总统是戏言笑谈还是随心所欲、顺口而出。自他踏上台岛，就整日忙于公务，决计整肃三军，重振昔日雄风，别说请别人看戏，就是他自己也很少光顾剧院。虽说在座的将官深知老头子性情怪戾，但他也不至于在军事会议上颠三倒四到如此地步呀！

“你们自己看看自己的神色，噯，噯！不相信蒋某人解囊请客？”蒋介石今天的话语格外亲切，叫人听了心舒意惬。“我不但要请大家看戏，下午，还要请大家听苏州评弹。噯！诸位将军终日军务繁杂，难得空闲。我也是忙不完的穷事，平时难得和众将军见面。今日，就让我们先乐一乐，如何？先娱乐而后言兵，可好？噯？”

这一席话证明老头子说的“看戏”绝不是戏言，而是真心要和将军们乐中叙旧，乐而忘忧。会议室的气氛霎时活跃起来，蒋介石今天的好情绪极大地感染了各位官佐，人们一个个脸绽笑意，三三两两地轻声交谈。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从来没有过的决定使他们兴奋。

雷玉晃的笑神经从来不发达，此时的脸部肌肉绷得更紧，时间刚溜过去五分钟，可老头子的反常举动却一再出现，谍报官平时组合有序的脑细胞紊乱了，他简直弄不明白，总统为什么在军事会议请大家看戏？不管怎么说，老头子还不到老眼昏花、语无伦次的岁数呀……

蒋介石望着各具神韵的将军，又笑微微地咧开了缺少血色的嘴唇：“我可有话在先哟，看完戏，我可是要提问的

啉！嗨嗨、这不掏钱的戏，可不是好看的哟！诸位要思而备之才好哟！噯，噯——”

将军们对蒋介石的话不以为然，看戏就是看戏，和军事会议风马牛不相及嘛。所以，大家也没把他的的话往心上搁，前呼后拥、谈笑风生地随蒋介石进了音乐厅。脑袋瓜素来敏捷的雷玉晃却品出了老头子的话外音。看来，他今天请三军首脑看戏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，而是深思熟虑之举，一定和此次军事会议紧紧关联。谍报官从内心深处佩服老头子的良苦用心。

音乐厅是座设计在人工湖上的圆形建筑物，是专为蒋介石演出的地方。台湾各地的京、粤戏班，外国音乐舞团，多在此为他专场表演。厅内，舞台很大，雅坐不多。现在，众多将领一起涌进大厅，里面就显得狭小了。

大家刚刚坐好，乐池里就响起了锣鼓声和京胡声，舞台左侧的白绸上映出了字幕，薛刚反唐。

一看这四个字，蒋介石的脸上顿放光采，他站起来，手一扬，大声说：“诸位可要注意看罗，好好品品其中三味哟！噯？噯！”

这出戏，将军们从大陆看到台湾，谁人不知不晓？可总统今天却特意点此戏为将军们演出，这里面必大有文章。雷玉晃更坚信自己判断的准确性。其他将领谁也不敢走神，只见一个个脖子都比原来伸长了五分之一强，一对对眼睛瞪得溜圆。领袖在第一排雅坐上就是这副尊容，其他人敢不效仿？

帷幕拉开，戏开了场……

下午，蒋介石和众将领又在这里听扬州评弹《失空斩》，

一直听到掌灯时分。一天来，蒋介石神情饱满，脸色如春，笑声朗朗，毫无倦态。

第二天早八点，会议准时开始，蒋介石换了崭新的大元帅服，神情严肃地坐在首席。别看他形体单薄，可穿上这身笔挺的军装，倒也有些气派。

蒋介石刚坐下，开口就问：“诸位将军，昨日的戏和评弹不知对大家的内心有无触动？我很想听听你们的高见。”

没人站起回答。会议室里静极了，除了将军们粗细不均的呼吸声外，听不到其它响动。在这将帅云集的地方，谁敢不深思熟虑而贸然开腔呢？

蒋介石的脸色沉了下来，左眼睑轻微地颤动——这是他内心不快的标志。他的手轻拍桌面，两道淡眉倏地蹙拢，点将：“俞国龙将军，看了如此热闹的《薛刚反唐》，你难道无动于衷？噫？”

听到叫自己的名字，俞国龙凸出有二十五度的腹部一抖。他真弄不明白，在座的将领中，受过高等学府深造的大有人在，老头子为什么不叫他们回话？他肚子里有多少墨水难道大元帅不知道？俞国龙虽然心中七上八下，但却不动声色地站起来，干咳一声，慢条斯理地说：

“总裁，我以为，《薛刚反唐》的精萃之处，乃是……乃是褒扬徐策的忠心，讴歌他为拯社稷不惜跑城的丹心碧胆！为了皇上，不怕摔跤，不怕碰掉牙，不怕送老命。我辈如能都以徐策为鞭策，对党国忠心，对领袖忠诚，三民主义的大旗怎能不高扬大陆？！”

“坐下吧！坐下吧！”蒋介石的右手往桌面轻轻一按，脸色由多云转阴。“不得要领啊！我说俞将军呀，你的名字

和龙挂上了，可你回答的问题却没有龙气呀！在此反攻决战前夕，你的脑子里如此态势，怎不叫我忧心忡忡？噫？人老了，感叹更多。我今天说话可能带刺，不得要领难当将帅呀！想当初，在大陆和共党奋搏，就因为不得要领，有的将军该追之时不穷追，该守之时不死守，致使让共党夺城占池，羽翼日丰，才有今日之厚实。各位将军呀，不得要领给党国宏业带来了多大损失哟……噫……噫……哪个将军能答出要领呢？”

那个被俞国龙爱落过的光头中将霍地站起，傲慢的眼波瞥了一下满脸羞愧、神情沮丧的俞国龙，声调响亮地说：

“总裁，我以为《薛刚反唐》的精华之所在，是薛刚自强不息的反抗精神。薛家满门抄斩，只剩薛刚、薛蛟二人。但他们化悲为勇，树旗建军，最后，兵强马壮，直捣京城，吓坏了唐皇。这真是我们即将反攻大陆的真实写照！不！这简直是我们反攻大陆在舞台上的预演！”

“好！讲得好！噫！！”蒋介石拍案叫好，脸色豁然开朗，两片红晕涌上了脸颊，眉梢尖上挑起了笑意。“深知吾心者大有人在！大有人在呀！你说得对，在大陆的后几年，我们象薛刚一样，处境险恶！勿庸讳言，我们败得太快，快得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的身体在那几年衰老得多快哟……这是各位都有目共睹的……噫。但我们泄气了么？自怨了么？散伙了么？都没有！来台岛十数年，我们含悲聚恨，养精蓄锐，重振雄威。如今，反攻在即，大陆垂手可得！雷将军，那你又如何看《失空斩》？噫？”

“总裁，《失空斩》真乃千古绝唱！令人反省，促人警奋。诸葛亮错用马谡，失了街亭。一个统帅三军的将官，不

能知人善任，焉能不败！？孔明到底不愧是罕世之才，挥泪斩马谡，威镇全军，力挽被动，巧设计谋，终于转危为安，退了司马懿的大兵。孔军师不徇私情，严肃军纪之举，真是大帅风度！斩马谡他不得已而为之，但又不能不为之。如果换成张军师，李军师，恐怕难有此决断！卧龙究竟是卧龙！我敬佩之，折服之！

“总裁，恕我唐突狂言，在大陆和共军作战中，我们既有错用马谡的时候，也有徇情松纪的时候，致使丢失‘柳暗花明’，搞得‘山穷水尽’，不能不迁徙台岛。惨痛的教训令人魂魄难宁，茶饭无味。在此反攻决战之际，总裁，如果我们错用将帅，再不勘肃军纪，谁又能保不重蹈覆辙呢？”

“衷言难得！一片忠心！”蒋介石笑咪咪地微微颌首，“俗话说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呐！玉晃坦诚直叙己见，对党国的赤诚溢于言表。古语曰：千金易得，一将难求。但愿党国将领中，多出雷玉晃这样的将才，少出马谡那样的蠢才，党国宏业何愁不兴旺？噯？！”

说到此，蒋介石收敛笑容，口吻有些沉重：“雷将军说得对，以往和共军作战，我有错用马谡的时候，常令我深长思之。但这次反攻大陆，我不会再用马谡！丑话说在前头，在反攻大陆中，谁要象马谡一样无能，攻不上，守不住。那别怪我学孔明先生！我也要不得已而为之——挥泪斩将！噯！噯噯！噯？！”最后这个故意拖长的“噯”音象把刀子横在将军们的头上。

雷玉晃坐下来，目光一扫，发现刚才还神态自得的将军们此时人人面目峻险，几十秒钟前还浮在他们眉梢眼角的笑意已经荡然无存，会议室里一下紧张了起来，空气里似乎都

弥漫着战场的火药味儿。

“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。”蒋介石清清嗓子眼，声色俱厉地开始了长篇演说：“这些时，苏东坡的一首绝句盘旋在我的脑际，诗曰：‘荷尽已无擎雨盖，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桔绿时。’他要诸君莫忘记，一年之中的好景是色彩斑斓橙黄桔绿时。噯，噯噯噯。咱们转移到台岛后，世界上和香港亲共报纸，不也是说国军‘荷尽菊残’，‘再无回天之力’么？而我们却迎来了一年之中最美的橙黄桔绿时。今天，这个特别重要的军事会议，就是要全面地、深入地、研讨反攻大陆的计划。我曾多次说过，我蒋中正不会总是走麦城，我一定有夺荆州的时候。噯！噯？！这不，橙黄桔绿的好景不就来了么？噯？！时来运转，我要反攻了！荷尽菊残已成过去，夺取荆州就在眼前！噯，噯噯，噯？！”

说到这里，大元帅品了两口茶，他为自己今天口齿少有的流利而鼓舞，又口若悬河地讲了下去：

“据绝对可靠的情报，从五九年下半年开始，大陆共党就走下坡路了！哈哈！三年的自然灾害，搞得他们没有饭吃！人饥马乏，嗷嗷待哺。老百姓骂共产党，共军失去战斗力，这真是反攻大陆千载难逢的良机呀！还有个更使人兴奋的消息，俄国大鼻子和毛泽东闹翻了！那个尼基塔·赫鲁……赫鲁晓夫，你们听，这名字多绕口！他公开表示不支持毛泽东！这真是喜上加喜！噯噯，噯？！”

“大陆的情况那真是糟透了，喝大锅清水汤，八个人穿一条裤子，穷百姓闹起来了！好！！越闹越好！闹个人仰马翻更好！我们那些留在大陆的地下先遣军都真刀真枪地干起